



綠色
刻本校

李中麓間居集文之八

墓誌

章丘李開先著

唐縣知縣冶山王君墓志銘

嘉靖戊子吾章鄉試中式者凡七人自開科未嘗有七人者此為獨盛云而七人素有親識升又同時於是朝暮往還酬賀客赴賓筵事無大小必偕雖云異姓至^是老不殊同氣矣既而連轡北上予與謝少溪中會試式至乙未張龍岡中式三進士履仕途而君與三人攻苦讀書久之

王北軒就學職張栢巖授通府君亦謁選得唐
縣令夏黌山見任州守而少溪以亞卿龍岡以
大中丞方赫然通顯予與栢巖罷官北軒亦以
縣令先後與君不祿揔計之宦者三罷者二而
死者二嘆日月之不居而升沉存亡之迥異當
其聚集謹洽豈意其一散不復合并而又升沉
存亡之迥異也哉君長子基持其岳父貢士張
公輔所為事狀詣予拜且請曰父葬有期而志
銘未備敢以累及父為同升而不肖乃門下人

况師長終服而可文足疾而多暇如不嚴拒存
亡均德也予嘗見世之同年不相得者有一聯
譏之經年不見同年面此日須知異日心人又
有恒言一世同年三世親子不敢以薄道是安
自譏之而躬自蹈之矧更有門墻之情耶乃志
而銘之勒石納之壙中君名國珍中式填榜主
考劉平松避而改為國生字之曰楨甫自號曰
冶山先世棗強人因兵火移家於章曾大父名
華大父勤父永寧俱有隱德顯名識者已逆其

後必有興君生而穎敏不常刻志勤學方弱冠而已歸然負物望談經不拘泥章句為文務剝落浮華其中式之作文不勝質如其人性雖寬緩至義所可為事有不平則毅然當之必底於成得其平而後已初七人得雋還家也張文裕大叅來頌相約往拜問及民情君條對甚悉料其他日必能敷善政躋高位又文學可立取甲第然而久不見售仕止縣令此則出於意料之外者其在唐載之德政錄者自可不朽於世據

狀與錄掇其數事餘則不能詳及云火甲為累甚鉅公至縣首罷之云未見有更鋪獲盜者止令民壯巡警犬不驚而民安作謹聲雷動唐乃邊方敝邑民習獷黠前令被告詰而去者數矣君不先虞其奸布令條法使民更端約已惜財與民休息不事敲朴鈎箝而百廢具舉官衙蕭索有寒士之所不堪而君固安之且云廉乃本分不為竒節世有携之以驕下傲上者無乃以從一遂為烈女乎叅將盧某怙勢累辱丞尉君

頌古猛切音礦惡
軌後漢祭彤傳政移
頌俗
頌音結慧也

和甘廉切音鉗鎖項

乃申暴其惡使不得遂送田賦舊有指揮催督至則百端橫索君即叱而出之曰徵糧令事也捕盜若職也柰何操刀代割而反貪餐鼎足乎臨境完滿二縣因攝篆有德惠遂上陳欲其調繁但調官之例久已不行君既善於職而宜於民又自恃其廉見上官不能伏俯趨走又多觸迂其意遂被指摘左遷唐去京四百里嘗有千人赴訴其冤劾者惶恐懊悔不知其得人心如此世之巡察諸路惟以恭否為良劣者宜知所警

矣有勸其權且小就部院既聞其賢不久必有陞遷君佛然振衣曰志行則行不可則止即日輕車就道民皆遮留哭送如赤子失其慈父母歸即卜築寒泉之涘日課兒孫曹耕稼觴詠惟與田父讓畔野老爭席而高車縉佩則踈遯不一出見矣七人之未中也新城呂術士揣知其數豫言於人萊蕪并魏孫李四生早行遇長白山現見七人迤邐於雲霧有無之間長白乃吾章東山因割醴泉鄉與鄒平而山亦屬之又范

文正公曾寓醴泉隨母長山而又屬之長山不
久修縣志將必追還故山自七人後中者少而
脫者兩三次人多以為奪其旺氣然人才復盛
不遠而七人復會則不可得矣君之未選也平
度李兩山以府佐之任會君於予家笑指之曰
明春有官祿不過二等功名耳君之未卒也僕
有李東者久病驚語他僕曰急鞴鞍馬將隨爺
遠行已而僕馬俱斃雖子不語恠荀子非相然
事已前定幾亦先露日後遭歷如雲雷龍躍之

有時風雨鷄鳴之不已自是天地間之常事又
何恠乎升沉存亡之迥異也邑人多哀而稱許
之唐人聞之將必哭而俎豆之矣成化丁未正
月十三其生辰也嘉靖甲寅六月二十九其卒
日也九月二十八其葬期也享年六十有八壽
與官鄉人俱以為不足以償其所積配高氏貞
淑有賢德長子基庠生次舉次壁次土長女適
韓在次適張朝政國學生孫男長錫胤庠生次
錫祚次錫類孫女適賈紹先曾孫小重喜銘曰

人有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難以得去後衆心之思有詭行以要一時之名者難以同歿後衆口之辭惟君居鄉有行居官無私宜其稱而思之者久暫如一時不敢自出已見謹據人情而銘之後世欲知其人者尚有考於斯

屯留知縣姜君合葬墓志銘

出章城南門近郭而東突然高三尺者姜君之墓也近墓而西曠然廣三畝者姜君之園也墓地忌近城郭是非故犯之也生而遊於西歿而塋於東從其所好云耳祖塋累累無餘穴奉其遺命改遷今地又園乃其始生及半生托處者也轉鬻十年官後以俸金更復之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者也姜君有志操家雖貧不以累其心嘗絕糧有客邀遊村舍將出門其妻謂之曰薄遊速歸務營一飯之需至則笑談竟日忘其妻臨門囑語也友有廉而知之者餽米數斗其為人脫洒濶略如此喜字書闔邑宗其體門壁春聯大半是其所揮掃兼能詩文求者月無虛日

應之日無暇時性好動好飲交人有情款或者
病其放識者喜其真為時文平順明暢以拔貢
中順天鄉試揀選河南郟城知縣縣本淳良君
又以其求瘼祛害之心而為平易近民之政見
臨封有以鞭血為威鈎箱示察者歸即庭諭百
姓曰吾非不能此實所不忍有梗吾令者終當
一試之是豈誠然哉假以恐衆欲其不犯法耳
前後贖罪紙價俱轉發市穀以備賑濟憂旱禱
祀雨遂如注就東黌而造士開別館以延賓武

備克修人無外患雖處僚以和而長防其墨雖
待士有禮而不可干以私有上書頌之者其要
言曰催科不擾雞豚沾撫字之仁安集多方鴻
鴈無哀鳴之苦和糴以儲倉而備荒之策善奏
災以蠲租而卹患之恩深聞者不以為貢諛也
撫按走檄交獎行將飛章交薦乃以才而調知
屯留發程之日遠近扶老携幼遮留哭送歸又
各哭於其家或有告之者曰君本長者天性慈
祥屯乃山西邊地有名嚴邑也幸勿以郟城之

治治之君笑應之曰有異地無異人有異人無異心吾惟執此以往不敢逆料其頑而遽改前治至則首詢利病為之興革稅糧自來有二三年拖欠君即遍召欠戶懼以國法示以屬續上納不取必一時又設法為之變置或為之勸借舊額既完新收不勞餘力矣憫其罷敝均徭有降無陞門銀不足大衆加添之而已省里甲之浪費卹孤老之無依其於治郟城者較若畫一民之德之上之賢之與在郟城如合符節計日

有乘駟之擢邑人將為留犢之舉乃力請致任上司有留之者則曰病體驅策不前士夫有留之者則曰歸將讀未讀之書百姓有留之者則曰吾亦有田欲耕有子弟欲教之耳即日解印綬其哭送於途歸哭於家亦猶之發郟城時也之家親友有尤其政成未酬勞擢近不少待者君曰將以官為家耶時行時止且居官憂勤孰如還家閒適也世有致政者心存後悔面無餘光吾視一縣官如棄敝屣耳拜禮親友之後遂

脩治亭臺樹藝花果即所謂墓西園畝者也日
與相知肅傲其中卧看書而行携酒詩文字書
又素日所長有花鳥供吟筆而風月助豪興自
謂可以消閒日而終天年臍下忽爾隱隱冷痛
淹漸竟成大疾君與予共八人為詩會每月一
次君初則行至繼則輿至又繼則不能至矣又
不數日盖棺矣時嘉靖三十年三月十八日也
日將晡予往問之君曰與子乃莫逆之交自幼
相爾汝者也子間居吾亦間居又城第相近郊

園相接徵逐往來正可行樂柰吾福薄命苦何
子因寬慰之曰君壽年五十又七以正途貢於
學宮舉於京闈兩縣有聲一子成立回視老於
儒冠比君年長數歲者奚啻十餘人君微頷之
見其勢急趨出遂成永訣先是邑有詞會予與
焉亦是八人已亡其三今會亦八人亦亡其三
前會亡者喬僉事岱謝耆老九容謝知縣九叙
今會亡者劉知縣培劉照磨希杜君又繼之然
此特十年之間耳若更歷十年或數十年之久

不知又將如何此古人所以洒牛山之淚而嘆
過隙之駒也先是屯久乏科自君重學校講文
藝迄今中者接踵丙午之秋予先得山西鄉試
錄袖而過君家謂之曰舊治中二人一人發解
君試舉其可中者以驗知人明未君曰姚唐純
熟路王道青年有生意發解者其路子乎乃出
試錄示之相與握手大笑後俱舉進士而姚在
先云君名大成字子集號松澗先世冀州棗強人
曾祖名原祖信父旺旺三子君為仲兄蘭庠生

有名與弟大用俱先君卒君生於弘治丙辰十
一月二十五日葬在嘉靖三十四年閏十一月
十一日娶張氏柔順有婦德雖能佐朝夕之急
終不免飢寒之逼不沒鈐婁之行而有斷機坐
蕢之風以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享年
四十權厝淺土迨今始合葬云繼娶袁氏持家
教子君得無身後之憂君雖先貧後裕妻則一
不忘其貧一不矜其裕邑人蓋兩高之子一弘
基庠生娶馬氏卒繼娶劉氏而會友培女也女

一適同邑李華弘基以志銘相托因交久知深
無如予者其父雖無遺言揣知其意在予也遂
不辭而志之而銘之但學落文荒無以下報知
已耳銘曰新阡在城之南祖兆在城之西穴窮
因而改葬非故與祖相離兩地不踰數里魂則
無不之兮今瘞詩酒之客從以糟糠之妻我銘
雖止數語支派千年不迷

奉議大夫衡府右長史樂盤袁公合葬墓

志銘

樂盤袁公卒之次年十一月十一日將葬於存
日所擇新堂堂在蹶山之南釣臺之北祖塋原在
卽山之南章城之北穴窮道近因而改遷新堂
云次子貽穀特庠生弭來夫所述事狀懇余為
之志銘公乃先大夫同年又忘年與余結社遊
者十餘年志銘所不敢辭古之為志者人各舉
所知一二事後則次序成篇余今銘則如常志
欲敷演事狀數百字歷叙始末而為千百言如
詩之編年史之年表但恐以蕪辭繁語取笑於

人爾袁生再拜謝曰世稱君善記問過目不忘
若詳其事又更出一格存歿感幸殊甚按袁氏
先是冀州人乃袁白燕之後國初徙居於章
遂為章丘人諱通者以鄉試舉人授太原府學
教授通生端端生綱以縣學生應貢當廷試
有忌之者汚所試卷坐不敬黜歸綱生慶是為
公父母劉氏以弘治元年戊申十一月二十六
日之夕夢一狼從空墮已而生公母命乳名曰
應奎父名之曰勲友字之曰無狹自號忘齋後
更號樂盤二歲能言大父貢士卒三歲能步四
五歲善識字兼屬對大為董學長所竒六歲定
新鳶季女為婚七至十一遍讀四書習經作文
則十二至十四歲事也是歲辛酉父舉於鄉十
五勤學如常十六父設教七村營以公從行十
七八如常不書十九歲乃正德改元試童子科
提學陳矩菴愛之收為弟子員送學之日家貧
禮薄父謂劉司訓曰吾兒具束脩不足為功績
有餘初亦過其言後果中而為功績免謫遠方

及河泊所旁通子史考優等補廩生加冠以及
二十又二名赫然出人士前矣庚午後其父三
科亦舉於鄉年終二十三耳可謂得雋之蚤者
明年同父會試不第入監胄大司成石熊峯少
司成魯蓮峯試而可之踰年撥吏部驗封司歷
事時正即聞石塘副郎萬石梁主政牛西唐咸
喜其勤冢宰則揚邃菴左右少宰則劉復齊蔣
敬所嘉其上選論判邃庵後再起關中猶記而
誦之踰年遇減例滿再踰年父選行唐知縣因

送母之唐又踰年歸妹於朮獲泉時年三十八
矣二十九則往來京師辯父冤三十喪父哭盡
哀塋盡禮迨三十一二以至三十四不以未第
輟其學不以歲歉惰於農己卯喪母哀塋一如
喪父壬午嘉靖改元如常亦不書癸未會試復
不第選授同官知縣四月初四日領檄十六日
東旋六月二十六日赴任七月二十四日視篆
十月編審徭役具申縣久疲敝民多逃亡金鎖
關係三縣交界乞將弓兵六十名均撥三縣編

當後竟如其請十二月即受陳巡撫馬廷按褒
獎甲申獎者又有巡撫二王郎中一楊一林同
之差銀倍於隣封正糧外復有站銀乃文方伯
奏免者因循七八十年猶未開除乃申請上官
得減銀七百兩糧三千石邑多盜自中年等處
來乃令每一人一鎗一刀二人一毡一村之衆
統於村長一鄉之衆統於鄉長擊鑼聚衆以毡
蔽矢及面則去毡而鎗刀出自是賊不復入境
同有兄告弟者弟當死公欲解和兄情不為動

密令讐家往凌之兄自以此素不敢肆者以憚
吾弟弟死勢孤遂極力攔訴弟出而情好倍常
公性本喜事獄又能得情因民刁事廢政稍嚴
猛然敲朴鈎擿善人獨免有勸之者曰三尺之
密孰如一分之寬公曰為政之道興利易而除
害難法行於嚴否則民玩而刁廢乘之矣故寬
者長奸之大竇也嚴者懲惡之飈椎也農之孳
蓼恐害嘉禾醫之決癰以除積毒勸者唯唯是
之公亦漸漸寬之其視文法叢生而胥徒怨睚

者相去遠矣乙酉正月承委查盤錢糧兩路五十餘處無一處不明者二月撫按奏保調繁改知渭南縣縣視同官劇而且衝民隱吏弊不啻過之但不甚疲敝而已公即以其治同官者略為增損而深於律老於事則仍舊貫耳初似不堪久則安之去則思之南瑞泉太守邑人也嘗語余曰過後思君子其渭民及袁明府之謂與貧負賦賦久而成風乃於穀將熟而派賦或曰明文未下公曰只照舊額其移者不過倉口耳選十

里長之有能者領戶由及封帖遍歷村舍有穀者封之先計賦數倘自費罪費者索債罪債者及開收起留不下十萬七日而完一鞭不施編差僚吏里書咸集先自重者始可否與衆商之一差定即書之榜一日榜就揭之衢有過客訟其主箴所乘驢公曰主無箴理薄治主以不謹之罪給之驢價而去左右曰何得官償之公曰吾邏者無遺漏不三日駟當送官既而果然清軍獎之摠制獎之終不免於游辭告訐送部降

級歸而三閱寒暄逼於親友催促始賫文赴部
部乃駁廻以為先擬公徒五年後擬二年若以
前為輕却乃五年若以後為輕却乃降級自相
牴牾合行原問衙門再具由繳報至己丑竟從
後擬復申到部注銷訖候至庚寅九月 奏願
改除藩府以便祭掃劉豹林正為文選雖廉其
枉然公文已定無如之何矣豹林又憐其才蓋
西安鄉士夫接邃菴至渭南無不感其館穀者
而豹林時亦與焉遂改 衡府紀善辛卯二月

抵青州上啓本於十九日履任即蒙 賜軍伴

及月直來當其兩地作縣年方壯盛賢聲四出
獎檄交臨以為內可法從部屬外亦不失為府佐
州守豈意年長四十有四翻為閒散末秩不惟
公不自平雖與之素有小隙者亦莫不惜之遇
冊封大典推恩公得 勅封脩職即府僚自
來無此余在部特破例題 允者誠難得之遇
也後又進階准正五品服色己亥陞本府右長
史自壬辰以至辛丑四十五以至五十四十年

之間 君臣唯諾謨猷贊襄或進皇係賢錄或
奉 令旨註解女孝經書堂開講寒暑不輟
衡國主有東平河間之賢而公亦有賈傳之尊
講讀之暇時或讌樂泛蘭流桂舞雪回風朱門
錦瑟綺席銀箏堂上壺觴而樓前花萼雖梁園
夜宴鄴臺朝遊不是過也羊酒鵝肉段帛藥物
之 賜每日不虛 高唐 齊東 新樂三王
亦每有賜中間賀 九廟賀生 皇子進表兩
次上京看堦兆踏庄田亦各兩次無不稱 旨

自遂庵為梁黜庵題本府僚許陞他職遇己亥
年亦隨京官考察陞者不一二人而黜者無筭
其勢降而不可復公惟與封疆官分庭抗禮道
逢則舉手相揖其與黜庵皆負氣有能人也所
以猶得自立今則畏縮大不可同矣及罷歸
國主而下嘆惜難已 賜別宴及贖銀段疋書
畫最渥歸即出貲塋堂兄宗禹嫂靳氏脩學前
宅第山右園莊日與相知飲酒賦詩每遇 衡
府千秋節未嘗不躬往稱賀惟病則遣人賞賚

一如在官時家廟成行祫祭禮宗族咸聚壬寅
至丙辰致政十五年之間樂事雖多却不免於
疾病喪亡堂兄宗舜嫡孫物育俱卒在五十五
季男弘遠卒在五十六繼室周及長子似穀一
正月一八月相繼而卒又同在五十七五十六
苦於臀瘡五十九危於背瘡絕而復甦余徃候
之托以後事察其貌非死人者觀其詩有石裂
山摧壯句余慰以無傷也久而果愈六十五得
癱患及六十九再作偶感無炭吟一詩今為絕

筆云詩之再二日遂不起月則十一日則初一
時則未時少兩月不古稀也夫其遨遊庠序徃
返京畿勤勞縣邑陸沉王門笑傲林泉以至考
終正寢此其猶夫人者豐頤方面厚背長髯美
丰儀善談吐長揖高拱濶步徐行衣帶巾履裁
製出自其手務求不同於人雖駭俗目實重鄉
評其伏羲輕財虛心受善臨大難如無事處細
務能小心性若急而不毒怒雖易而即平百工
技藝無一不通此亦猶夫人而人實有不可及

者至於孝友本之天成幹才得之學力親病若
與之俱病親亡若與之俱亡鄉舉例存鹿鳴宴
乃主家收用父以大母之喪不魯與扣其價可
直白金五兩公即出金獻其宴於二親父在行
唐以蜚語下北鎮撫獄公不避艱險投本上書
遍訴臺省事得白而誣者竟抵於法其在同官
也嫁女論財夫家非破產不能得婦有年三四
十未婚配者公乃嚴其令減其財村城更無長
女鰥夫後以公務過其境男婦携幼拜迎者逸

遷於途蒙金掄制劄委蘭州糴買芻糧四十萬
以哈密將入為亂客兵四至刻期報完乃晝夜
兼程而進至則二逃撫二逃按張太監杭總兵
兩司而下指揮而下皆在焉郭方伯懼而繼至
皆以為州俱宗室居民止八百戶富戶不滿
百金于何買辦公乃下令不論民校有芻糧者
即報名在官時肅世子權府事微有不平使
兩承奉問曰國有勅令府尉等不當民差公
曰此軍情緊急非比尋常民差今賊擁兵城下

指日攻打城破則玉石俱焚請出勅令退之
世子聞之以為言亦有理且看定價如何公乃
照時直稱允銀兩又復公平商不苦於包陪農
不病於估賤不狹旬足四十萬之數上下賢之
遠邇聞之名宦之祀通志所載是其明徵也賊
平諸老爭功遂棄之不復報捷公亦不得沾
恩初至渭南縣之訟牒積者二百餘上司前件
未了者二千餘凡三閱月即能結絕委視城池
八處驛遞三十處往返二十日不徒虛應故事
其敏捷不苟如此渭之過往賓客供給十倍於
同同惟用粟渭則以里甲應關文批遣以別措
置應私禮及白頭報單不能盡粟以六牌分等
第而已在同因山多令民種果在渭因途平種
柳足見勤政之一端詔下如禮開讀讀既更
白往惟束之高閣公曰赦固小人之幸然朝
廷德意不可孤審倉獄應釋者為之一空較而
觀之平賦計公聽斷疏淹滯出以簡易表以清
廉守以恒久又可為牧民者之法程在衡府

初亦未有知之者因數言折府守定大事由此
著名其請府第乃人所不能為且不敢為者事
已垂成祇以奏事人醉而自相鬧嚷被逮累及
輔導妹丈木雙泉姻親劉北濱前後與公俱不
由擬請徑出特旨罷官謂非一時氣數耶公
初娶靳氏有懿德賢名天性溫良克相夫子善
事翁姑夫素持家縝密事雖小非經閨白不得
行靳已知婦無專主之禮况事嚴夫終歲不敢
自舉一事姑識文義能語言獨有以迎其意而

悅其心蓋本敬順無違姑自愛之如其女也繼
周氏乃邑中大族人皆仰視之者周能不染富
習德性一如靳氏喂豕養雞調羹煮粥一切井
臼浣補之事時或勞其體不專假於人謹門戶
食親賓使減獲則其尤長者愛其前子不殊已
出子以孫世貫之誣羈係在官周已久病思而
欲見之乃匿其事不以實告委曲稟官時一歸
省詭云自學舍回即此一節足知其他矣靳卒
於嘉靖丁亥六月初一日得年三十六周卒於

嘉靖甲辰正月十三日得年四十六公真福人也得一賢助之以終其身所著自皇係賢錄女孝經外更有寤言志述武政服製身紀五經見等書二十冊摠名之曰樂盤心以其為心思之所發也生二子長似穀配高氏次貽穀配劉氏俱生員靳出孫男二俱貽穀出孫女三一出似穀適謝孔脩 欽賜生員二出貽穀一適謝孔詩一許王氏銘曰俗靡成風聿今為甚安得我公 居官能政雖遭輒軻志不苟同 人之仰止性急而直才大而雄 棲遲王門退休林下得正而終 南山之陽地肥樹茂馬鬣高封 上有豐碑下有幽室二媛相從 行人遙望隆隆隱隱吐氣如虹 谷有時陵桑有時海此不可得而窮

誥贈中議大夫王公合葬墓志銘

嘉靖三十六年五月十一日王母劉恭人卒於正寢享年八十七其子孫與其子孫婦孫女之已未適人者環哭於堂帳內外幾五十人遠近

親識弔者旬餘日絡繹不絕其生前歲時慶賀者計亦若是恭人可謂生榮死哀福壽兼隆矣仲子儀鳳官於遠方得縣檄報訃遵禮見日行止奔喪至家衆復環哭如初卒僉謀擇吉將以次年二月初七日啓其父穴合葬於五里堠祖阡仲子摠述其行為一狀扶杖曳衰詣余泣且請曰儀鳳不幸父蚤逝而不得少享其成母雖享而不得親見其逝惟望撰一合葬志銘庶父母藉以不朽而子孫傳於無窮予嘗笑世之為

合葬志銘者稱謂無別古今不分撰者多用姻眷生等字李公夢陽荅何公景明書曰題首不及妻統於夫也從古皆然人有並稱者不知也撰者止稱某官某人更無姻眷等字古官名古地名止可作序文用耳勒金石之文一切忌之觀之金石例金石錄琬琰集及金薤琳琅可知予久存是說因仲子請合葬志銘特以發之此雖無益於請文者而於撰文者不無小助云仲子余之表兄其父則余之舅氏也甥為舅家撰

文義不可辭而情不能已不用狀而事無不知者况狀又哀婉而詳盡耶遂據而志之曰王氏者原冀州人始徙章城者祖英也前此撰其第三子志文余嘗及之矣有諱海者舅氏之父也重然諾有信義盖夙稟自天云氣衝匣劍穎脫囊錐鄉曲有不平事咸就之質是非縣令重之請與蜡賓生子珏字廷重是為舅氏配劉氏乃邑庠生珏之女許聘甫三歲而珏卒父乃戲謂舅氏曰岳丈亡而女孤為汝再擇聘如何舅氏淚而咽聲曰已通媒而棄之於情理不當父乃大竒之曰少小即有知覺存忠厚他日其昌吾家乎性行倜儻資材幹濟外若和易而內操剛嚴豐頰美髯魁岸獨立待物弘而攻其過處心曠而慎於微近之者以為不衣自煖稱之者以為不爵而貴治家事井井有條處人事時時無失不規小利而財自生用以甘旨其親而衣食其族居嘗誦讀史書每與人論事輒証以古人成說而逆料其成敗有儒紳所不能及雅好與儒紳交遊儒紳樂其款

洽交口譽之聲跡旁及鄰封教諸子自兒時即不可作兒戲知交友即不可交損友中年亦嘗隨衆為商而不隨衆過刻又不隨衆都僕從蓄聲妓飾冠裳循雅有如儒素犯長江下吳杭至處人爭慕之不屑屑於射贏牟息而贏息不亞他商所入悉付弟收掌公用終其身無私橐母病暴卒日夜號泣幾至滅性事趙繼母無異所生次第塘為庠生冀其遠到為之給筆劄得專其業季弟玠為州吏念其遠涉為之納冠帶以

榮其身妹適黃璋早寡即取其幼子女同居及時擇名家婚嫁之財禮粧奩視已子女不殊舅氏為人整肅恭人佐以和柔兼且靜嘿聰慧事無專成動無違禮儉不苦節惠不妄施玠任大同倉官留二女於家撫養出嫁猶夫小姑之女也後以食指衆多炊爨不便衆議分居舅氏嘆曰古有七世同居者今薄德不逮古人遠矣恭人亦從而嘆曰分居多起於婦人吾無別意後言而必欲分何也宗親屢勸始析而為三以其

善者及瑣細不堪析者悉讓二弟分既相拜泣
於中庭曰願弟富盛吾不逮弟無憂也已而笑
指之曰吾室無他物止有此四子足矣至正德
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舅氏卒生於成化五年
九月十六日在世春秋僅五十又三越二年鳴
鳳卒遺男呱呱在抱母嘗謂諸子曰汝輩喪父
不久又喪長兄寡婦孤兒聞其哭聲吾心碎矣
家又不造為之奈何於是督率家衆時牧孳儉
炊庖稱賓燕潔廟享井臼晝不歇而刀尺夜有

聲前綴後緝左彌右縫如補敝衣必欲苟完而
苟美子之為賈者教以勿遊蕩為士者教以勿
懶惰以憂勞成疾百藥不愈及仲子中嘉靖四
年鄉舉叔季子又能幹蠱疾乃不藥自愈仲子
授真定府通判恭人懇切以善處同僚善愛百
姓為囑歷任三年果僚睦而民安蓋能率其母
教也考滿父贈承德郎母封安人以年勞陞定
州知州迎養至州未久以念家送之還仲子在
州三年政成陞順慶府同知時蜀川用兵西番

不靖欲乞終養恭人曰地方方有事而求解任是避難也此正臣子竭力報效之日可戀戀為孺子慕乎仲子遂之任以軍功蒙 欽賞段衣一襲花銀二十兩恭人聞之而喜曰 聖恩如此何負於臣子而固欲辭官耶尋陞思州府知府後朝覲兼考滿政績卓異曾經撫按三薦以上者方給 誥命父復由承德郎加贈中議大夫母由安人進封恭人事竣過家因母壽耄耄決意終養恭人不之可曰汝先世未有顯者汝

幸歷三任官四品而沐封贈恩波可不盡心圖報又曰向嘗願汝作好人不願作好官今已得好官還要不失為好人好官謂尊貴善地也仲子垂涕就道竟成永別統而論之以憂勤惕厲之心勤儉真誠之德初則亢其宗繼則振其衰分而論之薦行敦常謹言正色友于昆季尊于鄉黨混迹商賈宅心高明而充拓基業置立法程王門非中議公莫為之始事嚴姑教幼子調停家政斟酌群情使大小各安其分而骨肉不

至參高門非恭人莫知所終譬諸植果者中議
咀其華恭人食其實一本千條後將繁衍成茂
林矣每歲十月初四日必登堂一壽恭人自此
文成後無復生慶惟有輓章而已嗟嗟可傷也
夫子四人長鳴鳳娶劉氏次儀鳳思州府知府
屢任有聲後將大受娶劉氏繼呂氏兩浙運判
淮之孫女次雲鳳先卒娶張氏壽官錡之女次
騰鳳娶張氏省祭官張現女孫男十一人曰樞
娶張氏鳴鳳出曰朴娶華縣知縣謝九叙女曰

枝生員娶國子生周鶴鳴女繼國子生郭子亨
女曰梓生員娶房山縣知縣木潔女曰櫛娶引
禮舍人張師臯女儀鳳出也曰梗生員娶庠生
華夏恬女曰杞聘庠生馬暉女雲鳳出也曰祝
娶張氏曰橋生員娶庠生黃邦佐女曰機娶孫
氏曰極娶霍氏騰鳳出也孫女六人一適李佑
一適徐閏一適袁銘一適開封府同知張應吉
子大則餘俱幼俱許聘名家子曾孫男五人俱
幼曾孫女八人一適張元亨餘俱在室銘曰猗

歟王公夙尚義也配本名宗德相類也賈且兼
農家克締也累贈重封因仲嗣也郡守尊崇真
循吏也 誥勅盤龍 君所賜也享不獨躬貽
厥世也不偕以終命有異也 葬則其同克襄事
也 隱隱隆隆舊美地也嘉禾^木成叢手所植也坎
而為宮乘生氣也雙玉藏中永無斁也欲考其
潛德遺風視此銘與志也

端巖王君合墓墓志銘

文事非予所能且不甚好已有集為相知者版

之傳矣繼今欲焚筆破硯作一無言人乃有庠
生王世賓持予友霍克深所述事狀懇請為其
父母作合墓志銘既已違予意矣近世稍有科
名爵位者生前必有一部詩文集布衣度日豐
足者身後必有一篇墓志文如生而衣食死而
棺槨之不可少唐荆川嘗深笑之今犯可笑而
強意為之文不惟文不佳亦恐前此有求不遂
者見憎耳但念其第四子大賓為庠生有名明
經善文小試屢首諸生而鄉試則終不售嘗欲

文以表之今文其父母而及其子亦足以報相
知於地下云王君諱言字如絲別號端巖以居
在女郎山端巖下又端巖者端巖也協音取義
肖其為人因以號之上世冀州人勝國時移居
章丘占籍城北地名迴軍五傳而至君父來母
劉以成化十一年乙未七月初五日生於祖村
君幼而暢敏勤勵脩潔溫恭長而襟度豁達儀
觀俊偉老而衣冠古雅器宇寬洪至於朴實峭
直廣濶厚重則天賦之性生有之象耳一入小

學首為塾師所重繼入大學即為教官所稱讀
書稍涉大義即止時書古人格言於壁以自考
鏡因二親年邁步履甚艱遂弛儒業嘆曰與其
優游黌校以圖進取同縫章之士戰於文藝之
場未必能勝勝亦恐親不待不如歸而侍養為
得也察寒溫無間朝昏候起居自廢眠食二親
嘗相謂曰非此子吾豈能延數年之命及其終
也哀號躃踊無時棺斂襲含如禮三日不食三
年鮮入室服闋不忘餘哀市井遊場削跡官府

利弊不談見人之善稱不絕聲見人之惡避不見影縣衙吏胥未識其面公車上客不屈其身親友吉凶大聚會有君方以為重有相爭鬪者得一言剖決即解散不之官鄉人無貲者量與之錢有病者察與之藥有差役不能應婚喪不能舉者貸之糧物薄其息而緩其入終不能償者則火其券冬月道逢無衣者解衣衣之得衣者追至其家請直且定何時還直君笑曰哀寒解衣聊以廣不忍之心吾豈鬻衣者吾家豈故衣

市耶其人拜謝而去祭先務備時鮮極豐腆自奉則甚儉約家人計口分食量體授衣擇子孫之可學者延師肄業禮意勤渠或月一至書室扣問進止教以言必正色交必正人其他為吏為農者又各隨其事而教詔之故其子孫皆才有少不類者即嚴懲之無貸曾遇例納冠帶為義官非其志也每承公委以材略強幹輒能不負章聖之自南而北也君領徒役奉迎於安德上下他或以失事得罪君獨為上司所倚重

趙尹脩學以破冒易而稽察難財力詘而工程大也擇君等董役費省功倍廟學煥然一新巡察憲臺數列名於旌善亭介宿鄉飲人皆稱其宜然今嘉靖三十七年三月望日忽不豫即命亟造棺槨乃召良工二日而棺成四日而槨成灰布堅實自往周視之曰吾事畢矣生無敢欺死無敢私鄉人雖難處料無不是之者矣但殯殮宜從儉朴葬送不可作佛事此後更無一言瞪目正視而沒時則五月初五日也在世春秋

八十有四平日無疾不知呻吟砭劑之苦歿非大疾不待沉綿枕蓆之久盖有德有壽而以天年終者矣予性好遊每過荒村僻落牧地桑丘常見老叟揮鋤持鞭提筐負戴行坐殊覺輕健一人市朝五六十歲則龐眉皓首頽然翁矣間有七八十者體木眼花與世絕不相涉此其地使然歟抑人自戕歟君乃半城半郭人也而能若此不其尤難得歟然所以濟其美者亦由妻董氏諭其意而力佐之耳董乃望族明之女歲

貢縉之妹也外訥內明沉靜寡言笑日常事物
賓祭酒漿有條有法聞以裏無大小莫不言式
其度行遵其矩所以有威如嗃嗃之風王君內
助得其人外遊免其慮豈非古之賢媛者流哉
歿於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生於成化八年壬辰
年七十二古稀而又過之矣先塋城北山之西
以今年十月十二日啓其窆合焉邑人塋皆南
嚮君獨據山勢西嚮盖不拘於違衆而得地理
之要訣云君生五子長正仁聽選官娶逮氏次

正賓德府典膳官娶孟氏繼張氏次世賓娶張
氏繼劉氏次大賓娶張氏次應賓慶都縣典史
娶張氏孫男十一人從朴娶監生高勲女正仁
出從厚庠生娶聽選官趙孟貴女從高聘聽選
官郭珩女正賓出從實娶庠生夏杞女從魯娶
理問尹文萃女從中聘長史袁勲孫女從道聘
庠生劉祚女世賓出從善聘楊氏從可聘監生
素思艾女大賓出九德庠生娶監生高應璋女
九疇聘封御史楊盈孫女九牧未聘應賓出女

一人適庠生董欽孫女七一適聽選官甯邦佐
一適太學生高鳳梧一適庠生賈宙一適張某
餘俱幼曾孫男二化孚化昭曾孫女二其一許
劉某一亦幼銘曰予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孝
弟力田漢詔辟舉夫婦相敬如賓梁孟鮮與為
侶以端巖君觀之其吉人耶漢人耶梁鴻孟光
歷世而猶存耶康寧富壽子孫如雲天其有意
獨仁之耶

封太宜人先母墓誌銘

禮士大夫葬不踰三月母亡八年卜嘉靖庚申
三月四日始克合窆於吾父先大夫之歲大凡
親喪多子述狀而請名筆為之誌銘不肖恐文
而失實乃破格自為之覽者幸諒其心而緩其
罪國制京官四品者許請諭祭同官如高
平郭墜者已引例得之矣自念居官雖歷數考
無績可書隆恩固不敢濫乞而此心不無過
望但久在林下耻於求人遲延歲久竟爾已之
誌文不請名筆亦以此事難叙爾先母王氏乃

新街名福厚者之女大族也蚤承姆訓所以幼
為孝女長為順婦老為慈母云若乃端秀靜顏
柔嘉貞慤怒不改容笑不見齒原所性而然不
專訓力外翁嘗竒之以為吾女有福德他日必
受褒封年十九嫁綠原先大夫時舅姑及伯舅
姑娣如同族同居者不但百口咸稱其賢見其
處事又咸稱其能凡酒漿菹醢薪蒸之事補紉
澣濯蓋歲之細率身先諸婢而常程其勤衣非
手製不以衣吾祖父食非手調不以羞吾祖母

先大夫為庠生居城市日用仰給於南村時有
不足處母自湊補之不令先大夫知也夜坐每
至二三更書聲琅琅機聲軋軋兩相趁逐隣之
惰夫懶婦因而知警不復日入高卧矣先大夫
鄉試屢不第母不為苦顏得雋亦不動喜色會
試同上京聞祖父訃音多方解慰先大夫雖愁
容可掬得免旅病歸事祖母倍加誠敬每令節
壽辰潔器具羅脆甘率卑幼堂前祝拜及祖母
脾疾不能去水火母必扶抱轉送得無太苦先

大夫染消渴茶水藥餌三年伏事如一日諺言
養病三年無孝子况夫婦之間哉見者皆以為
難先大夫歿棺斂如禮哭泣無時四隣為之輟
食來勸家無厚積加之迎醫治喪費用久而且
多生計日否戚黨請而輕視之不肖年方十九
一妹及笄二妹俱幼紙筆線絲男女不可一日
少者無從取辦母平日言不出閭跡不至堂至
是年且長矣遂親省田桑茹辛歷苦凡百所需
有時短缺不至不堪歲飢族人逋逃里役獨累

極力支撐不致隨族散而之四方有急則貸簪
珥稍裕則又復之屢貸屢復歲以為常不肖或
有交遊必詳問其父兄名姓如是名家子則喜
否則懇戒絕之及不肖進士旋也母泣語之曰
人謂吾家必落由今可不愧爾父之志而免戚
黨之誚矣惟清慎以慰親報君官之崇卑莫論也
不肖先任戶部後吏部遇國恩初封母為太安人
後加封太宜人珠冠霞帔錦褶繡帶命服煌煌母謙
若不敢當非有大吉慶事未嘗服之恐人以為

誇耀里閭至他華衣亦不肯著美食亦不肯御
蓋儉素亦所性而然不肖在官母以三女牽滯
未遂迎養伸拓產業積聚布穀聊不倚俸資之
餘及不肖自陳歸養雖十年尚未少盡孝道母
乃因飲致瀉藥之疾勢轉騰自分不起惟抱其
幼孫名九十者曰汝父年五十始有爾吾年七
十又七始見爾吾生有名於王門死有益於李
氏死不足惜恨未見其長大又聞知不肖以上
樓取藥跌傷唇齒嗟嘆不休迨瞑猶微聞嘖嘖

聲母亡後次年吾兒亦夭嗚呼痛哉前此醫友
張洵相見必首言令堂初以為壽過八旬今脉
忽微小恐不能矣乍聞之亦尤其言人子無窮
之心豈意其有徵若此哉母生子女最多子存
者惟不肖開先叨任太常寺少卿致仕女存者
長適盧應龍次王應詔又次袁思艾州吏目母
生成化十二年丙申十二月二十八日歿嘉靖
三十一年壬子六月初七日誌終不肖復為之
辭曰母於吾家有三大事焉始而助其盛繼而

振其衰終而圖其成舉二喪娶二婦嫁三女李氏非母墜往緒不肖非母無今日授衣思織食田思力是後安享富貴可不知所自哉

誥封宜人亡妻張氏墓志銘

宜人張氏妻於余者二十有五年矣嘉靖丁未秋卒至庚申三月初四日塋于綠原村祖塋次塋去村百餘步去城三十餘里北山為主三起三伏而至塋次前有遠山朝拱右繞飛流左臨大壑周回百畝乃宋元以來塋地也正德庚午余生

九歲矣先大夫為之求婚無當者女媒多聲張女之美親友則稱其族大而賢遂定婚焉至嘉靖二年癸未宜人年十九歸余時先大夫歿終禫除生計索莫宜人躬苦茹淡以濟不足余性好遊馭棊編曲竟日無休歸則讀書夜分務補晝功宜人每戒之曰人言白日沿村啜茶夜晚點燈緝麻子之謂夫且人生氣血有限晝夜兼勞久之氣血兼病矣余感其言從之己丑余第進士宜人入京未久因餉邊携之還辛卯復餉

西夏宜人獨居京邸事竣余抱病東歸宜人聞之亦即奔馳而東余以虛煩不寐宜人視藥調飲從而少寐者年餘余憐而慰之曰幼年夜伴燈火今又日侍湯藥疾已願期白首不相離既乃主事戶曹同居太倉出使徐州改官吏部無不同者遇皇太子生覃恩封為安人又以冊立大典加封宜人扈蹕南行宜人仍居京邸余素嫉惡太嚴守法不少假借人其為文選也滋甚以是得罪權貴賴公論濫茅少卿宜人得

陪祀 內廷仰瞻彛典况乎兩封制詞極美非女婦中之至榮幸者耶居嘗勸余解官以塞忌口辛丑九廟災余乃投劾罷免宜人喜動顏色以為風塵宦遊由此可得保全矣至家拜謁慈帟遍探女眷飲食慰勞起居歡適既非秀才時窘逼又非居官時危疑園圃亭臺可以棲身縱目乃以半產致疾四十日不食死死且安舒無一言時八月十九日也余乃為文祭之曰家垂成而吾內不起兮咎將誰執雖諭祭有典

兮又以忤時而不敢乞聞者哀而是之嗣後又有四時歌詞蓋與悼亡篇今古同情也宜人與余俱章丘人父錡有善行為壽官與鄉飲者凡三世母潘氏以弘治乙丑生於學舍東祖居迨歿得年四十有三生二子一女不育余嘗受相術於李州守論人多有奇中每喜宜人有福相豈意其年止於斯而且子女無遺也豈余止長於料人抑亦奪於情愛遂失真耶宜人性資婉柔言笑遲重事姑孝敬處事從容儉約出於天性一絲一縷不忍輕棄出其嫁時衣着宛然如新至於濟困則不惜費余之治第也財物出其手日用十金至晚無一錢不明者雖工役雜還人事糾紛余惟對客觴咏有事問及指點數語而已今則閒居無事但招飲或有一二不速之客必須三起坐而後酒食至也先是居官妻雖不與外政時有商議必勸余從寬至於仕路升沉人情敦薄與之言及無不知其梗槩晝坐淹辰夜談達旦麤識書意大得余心雖謂之一良

友可也良友已矣余惡得而不悲四時歌詞繼
此更多處群妾不妬人言或有異同死後始信
其然矣嗚呼宜人貧則助余學仕則助余政致
政則助余以閒日具盃酌與賓友為樂即余至
百年乃不能相同以死白首不相離之約今成
幻夢出門有礙持內無人豪遊浩歌無復舊興
左瞻右盼祇益新愁中年喪妻謂之不幸若余
則又不幸之尤者傷心難騰之口也索鏡自照
面貌大非故吾古云有淚當徹泉有聲當徹天
以之哭吾宜人雖非過禮孰若揮淚為文力疾
襄事以振吾家以慰吾宜人尤為禮之得者乎
銘曰白楊蕭蕭兮風聲更哀紅塵滾滾兮不到
泉臺百歲為期兮方與汝偕月明千里兮化鶴
歸來

贈孺人李妻應氏墓志銘

向予僑居京師光祿丞縉雲李子琛隣焉見其
門閑庭肅僮僕循循觴客而出也咸醉飽焉予
敬焉以為有內助也見其子女成列衣履咸朴

而不華予慕焉何子女獨多也又何其富而不
侈也及聞其中壺孺人者病予遣人問焉亡也
予弔焉李子有挽詩也予和焉轉善詩者廣和
焉李子哭之哀踰年猶不殺也予則為之解焉
作雉朝飛以貽之已又效韓文公西方圖歌并
貽之且從而告之曰死者不生還旅邸過哀無
亦有損傷哉且制禮者哭有數服有時踰年而
哀不殺也豈其有見於情而無見於禮耶李子
復大痛涕泗滂流已而吞聲訴曰人誰不妻也

然未若吾妻亦誰不亡妻也然未若吾妻亡之
可痛者方其初歸於琛年終十六耳即敬事吾
父而恨吾母之不逮也每忌日歲時伏臘如嘗
親臨其逝焉非其天性至孝而若是哉平居雖
不踰戶限而親識之貧病者未嘗不知亦未嘗
不勸予周給之家事無鉅細率斬斬有端緒父姊
歸寧所携衣裝蠲飾盡掠於寇盜妻乃出已有
以與之恐其惜物而致病也及予有今官蚤出
暮歸不得理家事而事有端緒猶夫在家日云

予之卒業太學也妻年二十七尚未舉子女也
每勸予納妾以為後計予感其誠從之生子女
各一越十二年妻將四十也乃生一子人以為
真不偶云既又生一女遂嬰產病病中每執予
手泣曰君報政之期逼矣例有封贈母雖弗省
猶幸乎歸榮吾翁也然吾病勢不能久支料不
克見矣繼曰君性嚴急兒女輩不敢輕近前我
死後君必再娶或有間言則情不通而困瘁無
所控訴徃徃有後母者有後父其體此意勿忘

諸又以手撫諸子曰我今不復汝願汝其勉於
作人及勤勵學業已又呼侍婢令其善事我勿
搬鬪是非自取罪責言未畢而瞑口刺刺尚有
所囑然已不可辨識矣時嘉靖十五年六月念
又九日也嗚呼可傷也已越四月琛一考猶未
滿遇皇太子生推恩贈妻為孺人豈惟母
不之省妻亦不之省矣并致病遺女亦不復存
矣天乎天乎琛何罹此獨苦也予聞之乃大駭而
嘆息曰見其門庭僮僕以為得內助矣而不知

其懿行之多也見其子女慕其多而齊一約儉也
不知其大半庶出也婦以不妬為德勸夫納妾撫
其子女無異己出雖隣人亦不知焉非事之難
而且鮮者乎嗚曰察事莫如隣而豈盡然哉而
豈盡然哉常見世之老而不子者親戚友朋勸
其納妾其妻未有不怒罵者納而未有不因而
反目者或置頓僻處不令與夫交半面接一談
焉甚而致之死地聞孺人之風可以愧死矣孺
人號靜簾同邑義官應高女也母田氏早孀愛

之如男不輕許人見李子敏而良可終身託也
送歸事焉孺人生弘治三年死之日得年四十
有五子一名應祥時方八歲云李子以次年返
其柩暫厝縣南飛鳳山下今將改葬仍是山也
以予舊隣嘗憫其情而知其事不遠數千里馳
書索文於中麓山中予出京師將二十年矣別
李子年亦若是矣嘆日月之如奔流而人生之
類轉蓬也淒然對來使為之志文以授之而復
銘以終之曰爾家昌爾賢彰矣爾不壽爾有後

矣嗟嗟爾勿憾其遲於葬而適於死矣

累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綠原
顯考墓志銘原託蒲汀李尚書為文屢索
未獲蒲汀故後得其遺稿尚無倫次不肖
遂以己意參錯成之 陽信劉世偉填諱

正德中僕有田進士美嘗稱其鄉同年李公之
賢至嘉靖己丑識其子開先而田言為益信間
嘗以墓志文相託欲以不文致辭而有不可者
三同鄉相知事多可述者文曰李公諱淳字景

清世章丘人居綠原村因號綠原父聰母高氏
得公晚每會親友三兄子孫羅列於前父嘗嘆
其子一而幼也座有識者笑指之曰一不為少
亢李宗者其幼子耶年十五遊縣學時歸省於鄉
戀戀不忍離將如城父母目送之數里外見青
衣出樹杪問之路人知其登高迴望也道遇遺
金指示同行者取之不為無勞之獲劉分教嗣
榮陞遷王府冷官正當壽日行且有瞋三事一
時無禮問之者念秀才中惟公誠篤不隨時眼

受變已而果來三有禮焉乃逆之大笑曰非子則人心真死矣贈之詩有此際見肺腸之句歲試輒前諸生江教諭萬實尤愛其文謂可與之同醉曲江顧為廩生最久年四十始舉於鄉辛未會試費尚書題奏中乙榜者俱令就教不許告免公於三場將出自計方終脫跡學宮乃更墮入之耶遂塗抹第五策半篇掌卷者批以有故免謄而前二場已在取列經房長嘆而置之甲戌落第歸家讀書更勤苦丁丑正榜比之前

科減五十名公乃中乙榜第三歸而勤苦如舊時江教諭已進士而御史矣每對親知談及以為一科已淹矣何其久而不第耶已卯病渴至庚辰九月不起矣公善解說書意點竄時文從之遊者常數十人以趙提學敦請移教邠平從而中舉者有呂賈二生東俗遇重陽必禮拜師長公適以是日卒以慶入者以弔出哭聲震徹街坊卒之夜囑其子曰吾家世富國初嘗以富戶填實京師近以差繁賦重族日就貧吾非

讀書門戶幾不能支今疾勢愈急殆不久人世
雖教汝學業將成切勿自足棄却前功尔祖母
年高生養死塋其代吾其代吾欲哭無淚且不
成聲享年五十古人不稱夭者也公事父母得
歡心處弟子于有深情盖天性孝友豈獨學力
鄉舉例有坊銀花幣盡獻之二親分給弟族妻
子在城不持一錢歸所領路費又散之母妻族
黨在監日與賀武皇萬壽節夜半趨朝祇
侯遇高麗使臣扣問書史疑事諸監生咸走避

公當前應酬如響使乃曲躬作禮云舉行有此
進士途可知不知在進士亦鮮有此者魁軀偉
貌闊面長鬣行猶負重屹立如山言不妄發交
無苟合有警敏之智幹濟之才當時若不塗卷
或次科不減名得由進士發身內則表儀朝著
外則福澤生民可述事奚止於此竟尔齋志長
畢可惜也今之送葬者甫及禭喪家即遙拜送
者倉黃荅禮起而四走公之葬也掩土後親友
環拜痛哭移時始散去即此可知其素矣脫予

非同鄉或不交其子其行實亦無由與聞此志之所以在李不可無而予有三不可辭也公以子貴初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加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以其卒之次七日葬於祖兆娶王氏繼娶亦王氏累贈太宜人子一女三後王出也子由進士歷任吏部文選司郎中陞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女長適盧應龍次王應詔次袁思艾監生銘曰天道果有知耶學行如公廼不得列於朝紳果無知耶華階乎

袁母白孺人墓志銘

孺人乃袁生舜問之母大司馬白恭敏公之曾孫女大宗伯怡靖公之孫女而吳江知縣昇之女也家世直隸南宮縣人與山東武城縣接壤而袁氏百尺村則尤近熟知袁為大族而袁浩則又袁族之出類者擇可而女於袁時方十八

歲廟見後恨不及事其舅并其所以孝舅者而
揔之於姑備極誠敬不但服食能致其潔而已
妯娒以異姓同居易起猜嫌孺人之處齊屈二
氏也情猶姊妹然奴婢之勤者愛之惰者教之
終不忍以鞭朴加之出入嚴自障蔽雖五尺童
子罕見其面歸寧一拜之外雖父見亦罕矣性
惡華侈文繡不輕施於身寶玉不輕加諸首見
者只擬寒素婦更不知原世宦女也乃若相夫
子以力學教子孫以為善二事尤偉昭然在人

耳目久矣子二長舜問邑庠生娶堰城尉戟寧
孫女歲貢生應吉女也次舜揚邑庠生娶少宗
伯王士嘉孫女温台大使希端女也女三長適
茂才李紀子沾恩次適宿儒趙文遠子峻德又
次適叅議梁謹孫性子溱孫五自舜問出者三
英選初婚貢士陳上策女娶戶部主事劉希稷
孫女野女也英才娶舉人吳守素孫女庠生應
選女也英俊娶房選女自舜揚出者三居正聘
叅政王問孫女庠生曉女也居直尚未聘內外

孫暨曾孫十餘人孺人素不病至嘉靖己未年七十又七矣四月初脾胃病作亟召醫人調治醫言脾之病脉緩胃之脉病遲待診後藥之必收全功孺人笑而婉曲拒之曰據病勢度吾命數已盡醫藥安所施其功且一袁氏老寡婦也何得久戀人世已而顧謂諸子孫曰治書者其勤於讀治田者其勤於耕更各勉於為善不負存日之教可以見舅姑於九泉而同夫子於一穴吾志願畢矣已又獨謂舜問曰汝近出張教

諭門下遠在李太常講下吾身後必以張作行狀而求李作墓志銘女婦非如男子有事可稱說慎勿以無美而蒙過譽有累文筆遺笑鄉人淹漸至二十六日果不起生於成化甲辰七月十日葬於卒之次年十一月某日先期舜問果持張狀東來徵志銘如孺人所逆料予乃體孺人之意詳其貫籍及生死埋葬日月子孫男女姓名而行事則具節略為一無文志銘付之舜問歸而勒諸他山之石銘曰懿行潛而光壽年

高而康子孫多而良宜其取法乎一鄉而有聞於四方

大中大夫太僕寺卿愚谷李公合墓墓志銘
李氏出自嬴姓顓頊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臯陶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裔孫徵以直道不容於紂逃難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家於苦縣十一代李耳字伯陽者著道德經子孫蕃衍有居隴西者有居趙郡者余祖自隴徙長城嶺再徙於章丘綠原村

愚谷祖自趙徙臨淄再徙於樂安鵲村余為先世文未及此因志愚谷發之余為文竊願效唐荆川明暢熊南沙該博王遵巖委曲而簡古則愚谷愚谷但有作必走使相示甚至半篇亦來急不待脫稿生前既以文交身後宜以文託也欲步其簡古體以慰君地下力不逮况可兼唐熊王衆體哉子才如父遺言齋青州少玄石諫議所述事狀數次西來拜懇志且銘其牲石愚谷履仕途先余兩科然情符契合在同鄉及其

同年無如余兩人者會則每夜數易燭離則每月不之書余先致仕家居愚谷夜過焉時值六月天將曙始散去以母病不能為數日之留約在長山張姓家各以近文及新得相與講訂別愚谷曾不踰月即聞致仕邸報出於權貴所排擠與罷余者同一人也余疏曉然肆辯猶幸得與愚谷同致仕邠東郭辯不數語乃冠帶間住矣家事絆不果會張姓父物故而愚谷於嘉靖己未正月八日長逝據狀生於弘治己未九月十

七日甲子終一周耳文才未大試壽筭不為高此余所痛惜而致疑於天人之際者也高祖諱仁美配范氏曾祖諱瑾配劉氏劉為鵲村人瑾因內贅遂家於鵲祖超配亦劉父鉞字大器脫跡刀筆仕為饒州府司獄有德惠大寒暑囚無瘦死者事具馬谿田崔後渠志表中司獄配曹蔡孟三氏生愚谷者蔡氏也愚谷名舜臣字懋欽一字夢虞號愚谷生而清穎警悟日記千百言不忘正德己巳從學於青州李輔讀大學論

語庚午還邑從蔣忠讀中庸孟子辛未避寇復
之青改從石天奎讀詩國風小雅壬申復還邑
邑西存有倪寬墓寬故邑人從歐陽生授尚書
復以授子孫世所謂歐陽氏學故邑生治書者
十有七八也初司獄君議所讀經億為三帖入
覆皿中焚香默禱於庭易詩書三惟手所值則
從之仰探得書帖遂仍其故習更師陳嘉甫讀
書云是年補邑庠附學生督學大興許公首稱
之曰是不已前科名可掇也癸酉妣蔡卒過哀

而不過禮吊者不敢以少年目之甲戌隨父居
通州再師濟南蕭太守蕭三河人持喪居彼其
母太夫人則樂安人也因得識而師之進增廣
及廩生一在丙子一在戊寅而督學則江都趙
公貴溪江公也明年己卯舉鄉試庚辰會試不
第辛巳父赴饒州丁內艱乃往迎父於饒壬午
入太學一日衆友會文赴遲止作二篇雄奇無
與比者友咸以大魁元期之癸未會試蔣教所
石熊峯為主考分考則永嘉葉成規得愚谷卷

驚嘆以為詞雄氣厚學博才高不露鋒鏑超出
筆墨畦徑之外若不拘此卷作會元自當服天
下人矣遂上之二公二公持示高陵呂涇野泰
和王改齋王極稱賞呂以王言為是令中書聲
音洪亮者誦一卷其一乃姚明山衆遂定愚谷
第一試錄刻其策論不竄易一字是榜號稱得
人而魁元尤多名士未會試前一年邑南大踞
中忽湧一泉未揭曉前一日汴梁蘇太華見愚
谷貌變奇之大功名將臨豈無先兆哉 廷試

二甲第一原擬上甲以策冒落字添補失格移
下是秋除授戶部湖廣司主事部倉銀庫舊為
一役事最繁劇必擇老成練達者典閱章疏謂
之本科安陸九峯孫公時為大司徒令莆田林
汝環出此役一屬愚谷曰是未可令遠在也每
會必問讀何書交何人詩文有未妥字意必面
更之冬調吏部稽勲司主事大家宰則樂平白
巖喬公也嚴重有威獨獎進人士如不及其調
吏部雖喬公知之實則孫公薦之也二公俱先

任吏部郎清修簡出暇日惟書史是務所以後
各為名臣云甲申夏大禮成推恩父棄官就封
承德郎吏部稽勲主事母贈安人未久調文選
乙酉迎父養於京邸父自饒奔喪舟從彭蠡浮
江而下犯洪濤染暑濕歸而攀號食飲希入口
遂成伏梁積發輒痛不可忍自跣浮起上於腰
腎至丙戌正月客死愚谷扶輦歸葬未村文名
方殷以大魁元而當要路吊者賻且送者人事
極盛見者不歆其盛惟以其中節為難也戊子秋

起復補稽勲司已而陞驗封署員外郎己丑秋
調考功庚寅冬養病得請避權貴相忌托病
而逃之耳癸已赴部補戶部湖廣司員外郎陞
浙江司郎中盡心國計不以失清要而有愠色
其與後所排擠者蓋兩權貴也何權貴之不能
容人者多耶取今之士惟文不蹈襲守不屈撓
者斯可貴也愚谷每憤文體如粧粉骷髏宦態
如捧絲傀儡則其所作與其所自持可知也已
當事者承望權貴風旨將處以遠惡地王遵巖

在文選力爭之陞江西提學僉事此甲午年事也愚谷以學職乃人才所係江右為文獻之邦考閱無時振作不倦去留精審條教詳明士風丕變而人才輩出往惟留心應出好題無忌諱者詩廢風雅之變易廢凶咎之文書廢金滕顧命之策禮廢雜記喪服喪大記三年問等篇春秋廢兩電日食地震山阨之災弑殺崩薨卒葬之書愚谷一切命題諸生始覩全經矣遠年如邵文莊蔡虛齋李崆峒近如汪青湖蘇舜澤蔡

可泉與愚谷是皆提學江西之出色者也尋轉南京國子監司業與倫白山鄒東郭二祭酒同心一德迪教育才監丞有繩愆冊博士有登善簿助教學正學錄授書有時典簿掌饌錢穀有考堂友長必推擇有行撥例以公舉事以實監規嚴而可稱賢士之閔矣無何乃轉尚寶司卿尚寶在南京為散秩禁城四門留守指揮以銅符領把總以下若干人人一木符都督府持令牌入五兵馬亦各持令牌入每三日一易卿

但視其交承符牌無關闕而已辰巳二刻即可完
事餘日得閉門讀書愚谷未及不惑之年棄世
所尚詩文而讀漢人經注初則苦其精嚴難入
己而知其指歸在爾雅爾雅本六書六書如五
味使相為用邊旁一也篆當然者隸楷亦當然
可使經文亂俗筆哉易詩書儀禮戴記左氏春
秋分日讀之每六日一易舛則質以篆隸與增
廣韻旁及唐陸德明音義工未半而陞應天府
丞戴龍山為僚長以留都乃根本重地士夫淵

數則賦所出政治所難允不急事務無名徵費
一切停罷又均賦愛民平物砥價彼都人士無
弗稱善者自甲午為提學至此在外在南允八
年始召還為北太僕卿識與不識咸稱慶以為
由此可大行其志矣因廟災自陳未履任而
解職閒居幾二十年撫按累薦未起尚有待也
豈意其一疾竟不起哉鄉居則在未村城居則
在惜菴及息廬所著有戶部集符臺集夢虞詩
集而五經字義則成於閒居日詩似枯削而有

古意文極精細而得古法晚年尤刻苦片紙數
字亦不苟余嘗以書戲之曰君作原去皮存肉去
肉存筋今則筋肉俱盡而獨存其骨矣畢竟如
畫易卦而後已乎時有所寄或值文客在座讀
之難下余則朗誦如已作不惟多見而知之亦
且相投而愛之耳愚谷蒞官行法居鄉處人言
語揖讓俱詳慎謹密至於聞有司貪殘大臣進
用或及匪人則義形辭色不少假借出而事業
雖未盡然已可稱說處而崇祀立祠恤貧敦族

自奉簡約其美不能悉書至於削跡公門忘情
仕路士大夫之賢者夫人能之在愚谷不足為
竒節配張氏同邑處士孳女年十九于歸有賢
德懿行宜其家人聞於閩外愚各得其助為多
生於弘治庚申六月十二日卒於嘉靖丙申八
月二十四日葬在次年四月十日生封宜人沒
祔家廟年雖不永亦女行中之出類者矣繼配
封宜人朱氏益都封君斐之女于歸日比張少
兩歲生於正德庚辰九月二十一日卒於嘉靖庚

子九月十一日葬在次年七月初一日其賢行
有愚谷自撰志銘此不必贅述熊南沙嘗云朱
志出自崆峒左夫人然可謂青於藍矣又繼配
傅氏亦封宜人博興衛經歷應祥女善持內政以待
幼子之壯愚谷可無身後憂子三長才太學生
聘同邑司訓許君紹女次聿聘益都舉人宋君
延年女俱副室周出次枝聘同邑引禮蔣君時女
傳出女五長道適同邑吏目宋君尚賢男太學生
元暉次壽光太學生劉君士雲男庠生三德次
憲副程君紳男進士鳴伊次鄒平州守孫君文
瀛男太學生養初俱張出又次益都大司馬陳
君經男夢璜愚谷初癯長而體厚且豐而白而
潤善飲酒得痰疾口澁於言足艱於步然飲且
不輟以至大故葬在邑南祖塋次去城七里許
實嘉靖庚申三月初四與余家葬事同日不得
往任執紼之役何敢坐惜執筆之勞但不能仿
彿其文之一二豈足以報相知於萬一哉銘曰
潛心六經之府不徒為一代之文人致身三品

之貴亦可為兩京之大臣埋骨七里之墟孰不知為三齊李愚谷之古墳

累封恭人邢妻孫氏墓志銘

辛酉夏中麓子將出城為避暑之遊偶遇纍纍扶靈輦者後又一輦繼之問之行路人知為都察院僉都御史西原邢公尚簡之母與其妻也邢以廉德兼才著名久矣天乃奪其慈訓并及其良助哉杪秋中麓子將出城為采菊之遊因過龍岡張亞卿寓所候其病目何似龍岡曰幸而已愈然須靜養有邢恭人志文繫心尚未及屬草也方欲往造請代今乃不期而會豈非事合湊成哉中麓子不敢固却亦不敢直任第告之曰公以文筆聞於時邢有專托其太恭人志計亦名筆也兩文相埒相知中固當代其勞奈轉托非其人何既而龍岡過中麓子書院申懇西原適亦遣使告期且速文勒石蓋龍岡以鄙人意在允否問寄聲西原令其書來併懇中麓子不得已唯而問之曰濰邑王柱史事狀雖可

據公先已應諾志之矣幸指授大旨庶不失求者與應者原意龍岡曰嘗同官於兩都以是熟知恭人賢不獨以鄉曲故中麓子又採諸鄉曲所聞總為志以付之曰恭人孫氏萊之昌邑道昭里人祖恕禮部祠祭司郎中父旻太學生科第相望號稱右族大姓母劉氏以弘治甲子十月二十五日生恭人劉早卒鞠於繼母李氏字於同邑西原邢公西原父時舉以太學生累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朱氏累

封太恭人初邢父與其父同師事齊司訓雖曰同摠友朋不殊同胞兄弟及兩家各有子女遂定為婚姻云定後嫁娶俱在幼年一將筭一未冠筭者即知婦道未冠者已為廩生嘉靖辛丑由廩生鄉舉第進士歷官大理卿恭人食不厭糲棄殘衣惟補麤澣舊其節約出於天性而貞淑莊慧亦其所性而然內黨有知之者稱其布裙出汲有孟光之風井臼親操守曹昭之戒屢膺褒封之典身孺首珠見者爭羨以為榮幸之

至稀闕之逢恭人止知感仰 國恩不欲誇耀
閭里冠服非有大吉慶及正令節惟歲之篋笥
中耳恨不終事其舅而其所以事姑者誠謹倍
加能先得其意况有拂其意者哉西原散歷中
外垂二十年每任必與恭人俱而太恭人亦無
不迎養在任者以素安其養不苦苦戀家也西
原有一弟二妹恭人先時撫愛及時婚嫁咸適
其宜族人長少踈戚徃復贈賙無不各得其當
者雖常寬容御下而下皆起畏雖不苛細求事
而事皆與知門內閭外日長肅肅無喧逐聲連
產二男五女悉蚤殤即勸西原置側室以為生
育計妾有二女長許聘通政司叅議宋繼先之
子之歐次許聘舉人李源潔之子某恭人視之
如己生十女九妬其陰性則然若恭人者豈非
千百中僅見其一者乎太恭人久病京邸恭人
晝夜伏事眠食不時以弱質而任積勞兼之憂
泣易於為病而病作矣太恭人以五月十四日
不起而恭人亦於十八日繼之矣得年五十又

八在他人不為不壽在有德者則為促而下矣
然微名傳於身後厚祿享於生前似非人所能
及不可不謂之天定也葬在卒歲之十一月初
四日塋在昌邑城之西依其祖銘曰稱人之賢
必本其父兄所自徵女之賢惟在於孝敬無斁
恭人以宦族而素有家教在同鄉出於其類嫁
而夫婦相敬如賓孝其姑如其母氏豈惟孝敬
兼不妬忌撫妾之女如其生女後必以妾之子
為其令嗣事皆據實書之是為孫氏人之銘是為

